

青山埋忠骨 英灵永不朽

——湖北竹山纪行

□ 沈中岳

了周恩来同志关于抗战形势和我党方针策略的演讲，从此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后受中共组织委派，入第一期应城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以农村经济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去京山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4月，在京山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中共京山县向家冲区委书记。这过程中，他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创建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军医院。1939年，任中共应城矿区区委书记。1940年，任中共应城县委组织部长。1943年夏，任中共汉孝陂县委书记兼县长。抗战后期，面对恶劣的斗争形势，他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在多达300多个的敌人据点之间穿插游击，为地委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筹集资金，并多次冒险去日寇占领的武汉，为部队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1945年10月，调任鄂中专员副专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国共和谈协议，发动内战，调集30万大军包围中原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1946年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被迫向鄂西北突围，许明清率部负责断后。7月14日，许明清所在部队解放竹山城，组建了中共竹山县委、竹山县人民政府，他被任命为县长。随后，开始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在北门口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拿出部队军晌作为无息贷款给穷苦百姓购买粮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许明清曾学过医术，常常挤出时间，为百姓看病。他领导的县民主政府很快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许县长”。

不久，国民党军分三路进逼，对竹山县城构成夹击之势。县委机关被迫转移至南部山区，组建了中共竹南县委，许明清任书记，并以官渡镇六房沟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1946年9月，竹南县委突然遭遇敌人袭击，许率部突出重围，身负重伤。后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许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0月10日午夜，被国民党军谷炳奎部活埋于竹山县城西，时年28岁。

县委办公室的唐主任告诉我们，许明清烈士的墓地和纪念碑都坐落于现在的县委机关大院内，选择这块地方是有讲究的。首先，这儿原是许明清烈士遇难的地方，小地名叫走马岗。许被害后，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为了缅怀这位人民的好县长，他们经常来到许明清的墓地烧香祭奠，这种悼念性的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如果把墓碑建在其他地方，这在群众的感情上很难接受。其次，激励我们的党政干部要永远牢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明清街

从许明清墓地出来，有一条东西朝向的宽阔马路，两旁绿树成荫，楼房林立。陪同我们参观的县党史办孙主任介绍说：这叫明清街。解放前，这儿原先只是一条小路。当年，敌人活埋许明清时，就是沿着这条小路由东向西押送过来的。据当时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回忆，许明清遇害的那天夜里，敌人怕被老百姓发现，整个竹山城实行宵禁。行刑是在午夜进行的。许明清被害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深秋季节，出现如此大的雷雨，实属罕见。乡亲们说：杀害许县长，天理不容，这是苍天在为英烈鸣不平啊！解放后，这儿逐渐形成了一条街。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老百姓都习惯地把这条街称为明清街。紧靠明清街北侧，有一个村庄，叫明清村，过去又叫明清大队。在许明清遇害的那天夜里，村里有不少百姓曾从自家的门缝里亲眼见到许县长被押赴刑场的情景。因此，他们对许明清牺牲的印象特别深。沿着明清街往东走50米，右侧有一所小学，叫明清小学。每逢清明时节，满街都是前来祭奠革命烈士的行人。



许明清烈士(1918—194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各地都在热烈开展学习党史、缅怀英烈的活动，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湖北竹山之行。

1987年清明时节，我与县委办的两位同志一行三人，受中共平湖县委、县政府的委托，专程去湖北省竹山县，祭奠一位四十多年前英勇献身在那里的平湖籍革命烈士许明清。在途经武汉时，我们登门拜访了许明清烈士的女儿林郁郁同志（时为湖北省标准计量局干部）。

四月的鄂西北依然带有几分寒意，春天的阳光只是偶尔关照刚刚冒出尖尖细芽的小草，路上的行人仍然裹紧着衣服在春寒料峭中匆忙行走。从车窗外望去，远处的山坡上尚有部分残雪。那儿的气候环境与风土人情，跟沿海平原地区相比，显然有些不同。但是，当我们一踏上竹山这块洒满过英雄鲜血的土地，就沉浸在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顷刻之间便忘掉了一路的疲劳。

在竹山县委办、县府办领导的周密安排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当年许明清带领竹山人民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鏖战的阵地和渡口；参观了许明清生前被关押的牢房和遇害地；走访了曾经与许明清同志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瞻仰了许明清烈士纪念碑，吊唁了革命烈士墓；征集到部分有关许明清烈士生前英雄事迹的珍贵史料。竹山之行，获益匪浅。尤其使我们不能忘怀的是，老区人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英烈的崇敬之情，以及随之而生的许多感人故事。

不知许明清，枉为竹山人

在十馥至竹山的公交车上，我顺便询问了同座的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你是竹山人吗？”“竹山宝丰人。”“你知道竹山有个叫许明清的人吗？”“许明清，咋不知道？他早已牺牲了。”“你知道一些关于他生前的故事吗？”“我小时候就听我爸和学校的老师讲过，他是我们竹山第一位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后来被国民党还乡团抓去活埋了，死得很惨。他活着的时候，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所以，老百姓一直都记得他，还把他当神来敬呢！我们竹山的老百姓有句话，叫做‘不知许明清，枉为竹山人’。”

明清墓

据竹山县委党史办的同志介绍：许明清，原名陈玉虹，浙江省平湖县新庙乡杉青港人。1918年出生，15岁去嘉兴读初中。1935年，在杭州读高中时，与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秘密组织“读书会”，寻求革命真理。1937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后不久，便亲耳聆听

明清歌

在祭扫烈士墓的那天上午，我们先来到附近的一家工艺美术商店购置花圈。当走近商店门口时，从室内传出一阵亲切而深情的电声乐曲。原来，一位两鬓花白的老人正在弹奏《咱们的许县长》这首歌。当他得知我们是从许明清的家乡远道而来时，他赶紧起身迎接，又是让座，又是请茶，一见如故。他叫何荣甲，原先在黄石一所中学当老师，现离休在家。他虽年近古稀，却精神矍铄，很是健谈。话题自然就回到了他刚才弹奏的那首曲子上。何老兴奋地对我们说：他不仅亲眼见到过许明清，而且还亲耳聆听过许县长的精彩演讲。在第二次解放竹山时，他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被安排在部队文工团。许明清牺牲后，他根据烈士生前的事迹，创作了《咱们的许县长》这首歌。歌中唱道：“三十五年六月天，太阳照红了竹山县，来了一位许县长，为民把事办……”起先在部队教唱，很快就传遍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整个竹山城乡。我问他老：“现在的年轻人会唱这首歌吗？”他爽朗地笑了笑说：“咋不会呢？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唱这首歌，要世世代代唱下去！”

明清“神”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这神的世界也就变得通情达理，平和可亲。在许明清的墓地，我们发现不少烧制的香烛蒂头，感到很好奇。竹山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解释说：这是人民群众悼念先烈的一种方式。因为许县长生前懂得一些医药常识，常给老百姓看病。在他英勇就义前，曾当着数千群众的面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活着为人民，死了也要为人民！”老百姓都把这句话深深地铭记在心里。据说，当年有一位山村的老太太突然患了眼疾，又没钱请郎中。一天夜里，她突然梦见了许县长，并告诉她，只要到他的坟头上拔棵草药吃，眼病就会好的。第二天，老太太就让她的儿子爬山越岭，赶到县城买了香烛和鞭炮，到许县长坟头求医。离开时，在坟头拔了几根草，回去煮了一碗汤给娘喝。没过几天，老太太的眼病果真好了。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却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地百姓对许明清的感情确实很深。他不仅在生前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在他死后，也给百姓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按照当地的民间风俗，清明时节，到墓地烧香祭奠时，都要在墓旁的树上挂一串纸花，放几串鞭炮，有的还放上吃的东西。许明清生前喜欢吃芝麻油，于是，在他的墓前经常有一碗一碗的芝麻油。四十多年来，这种祭奠活动从未间断过。可见，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鹅卵石

紧靠竹山县城，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叫堵河。河的对岸屹立着一座海拔500多米高的青山，那就是竹山。蜿蜒曲折的柏油马路上不断传来汽车的喇叭声，雄伟壮观的公路大桥横跨于堵河两岸。青山映绿水，一桥通南北，景色煞是迷人。当我们来到堵河渡口时，县党史办的孙主任介绍说，在第一次解放竹山时，许明清率部就是从这河的对岸打过来的。那时，这里既没有通公路，也没有架桥梁，要突破有重兵把守的敌人封锁线谈何容易。后来，解放军奉命撤退时，国民党还乡团以数十倍的兵力包围了竹山县城，许明清带着他的队伍最后一批撤离。听着孙主任的介绍，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仿佛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堵河的水，竹山的地，为了你，曾经洒下过多少革命烈士的鲜血啊。

当我们漫步来到堵河的水滩时，突然被脚下的一颗颗色彩斑斓的鹅卵石所吸引。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撸起袖子，捡起彩石来了，并把其中的一些带回了平湖。每当我手捧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鹅卵石时，便油然想起南京的花石山，想起堵河的水，想起许明清烈士，想起英雄的竹山人民。

端午安康

□ 夏春燕

梅子金黄杏子肥美的时节，略带凉意的微风中又隐约有了悠悠粽叶的清香。端午将近，这个有故事的节日，已闲闲地走过千年，但依旧鲜亮地存活在我们的心底。不知是那些故事使这个节日源远流长，还是因为有它，那些故事才得以随水流转。大概都有吧，世间种种都是这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不是么？只是，我记得它，与屈子抱憾投江无关，与一代名臣伍子胥无关，与孝女曹娥也无关。我想起它，因为我想起了她，那个和粽子、善良起被我珍藏心底的老人——一位年逾八旬的慈祥老太。

如今我已记不清楚她到底是一副什么样了，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说起话来是轻还是响，走起路来是快还是慢？我只记得她屡屡向我招手的样子——“妹妹，来啊，阿太这里有好吃的。”亲和的嘴角弯起温和的弧度，随即喉头发出“呵呵”的轻笑声，很让人温暖。她是我小时候隔壁的邻居。我出生的时候她就已经很老了，有八十好几了吧，我叫她阿太。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没人带，所以我经常一个人玩，一个人吃饭。那时，虽有儿有女的阿太也经常是独来独往。

我跟阿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也说不清楚。大概那时候她怜悯我没大人带太孤单，而她正好身边也缺少个说话的人，所以会时不时地唤我过去：“妹妹，来玩啊，我这里有好吃的。”我记得，我的一大段童年时光是与这位老人形影不离的。

印象深刻的，是阿太的房间里有一只篮子，放在她那个掉漆的木头箱子上面，里面放的是她做针线活用的针线和布条儿，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红红绿绿的纽扣饼干、酥松绵软的雪片糕、酸酸甜甜的果丹皮……那些年月，零食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所以心里里特别惦记阿太的那只篮子。每次我一进去就会熟练地攀爬上她的衣箱子，把手伸到篮子里面翻东西吃，而记忆里几乎每一次篮子里都有零食安静地躺着，就好像是等着我去惊喜地发现一样。她的篮子，一次又一次完满地慰藉着我童年贪吃的味蕾。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只篮子，以及里面的那块绕着蓝线插着针的酱红色线板。很多年后，才从妈妈口里得知，其实那些吃的都是她远方的女儿买给她的，她自己从来不吃，却在每一次我到来的时候，笑呵呵地说：“妹妹，篮子里有吃的，自己去拿吧。”

我还记得，阿太的针线活做得极好。她会用她那枚小小的钢针屁股，一扭一扭，便能在耳朵上打出一个个漂亮的耳洞来让人不感到痛。她还会用篮子里的一方小破布，缝出一套套小小的玩偶衣服。缝好以后再用蓝线一穿，挂在后窗边的钩子上。夏日的午后，咸腻的风穿堂而过，拂起那身精致的衣服，一跳一跳地在墙壁上随意翻摆，日历也在旁边一页一页地翻动着……

“妹妹，篮子里有吃的，你自己去拿吧。”阿太一天一天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步履蹒跚的一老一少就这样融融泄泄地度过着自己的暮年和童年。

忽然有一年的夏天，油菜籽刚打完，稻田里就灌了满满的水，那些水的颜色和天空的颜色是一样的，好像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清亮了好多。有一天，阿太的媳妇从外面采来好多竹叶，细细条条的竹叶挂在门前的屋檐下随风摆动，搔首弄姿地勾住了我的目光。那天下午我就闻到了竹叶那种特有的清香味道，裹挟着饱胀的糯米粒的香味。对于吃的渴望让我一时间产生了无限的委屈，回家朝妈妈大发脾气：我要吃粽子，我要吃粽子！尽管妈妈向我承诺，过几天一定给我裹也无济于事。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一向笑呵呵的阿太会悄悄地跟我说：“等到下午我给你去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粽叶刚刚打开，她已经出工去的媳妇会怒气冲冲地突然出现在我眼前，随后就听到了骂声，骂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很凶，我都吓得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以后，妈妈再也不要我去阿太家了；而之后我见到阿太的时候，她总是跟妈妈在抹眼泪，说话也是满带歉意的样子。我不知道阿太是怎么了？再后来妈妈就把我带到黑乎乎的铁厂里去了。从此，我的童年生活便开始与那一个堆满生冷黑硬又隆隆作响的金属车间为伴。

大概是那年的冬天吧，门前路上干枯的草茎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它们枯黄一片，一直延伸到路的尽头。远处的天惨白惨白的，北风呼呼地灌进我厚重的毛线领子里，我的身体被冻得直打寒颤。妈妈慌张地把我从厂里带回家，她几乎是带着哭腔对我说：“阿太没了，喝药水死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让我猝不及防。

我记得那天，我走到阿太的床边时，她没有像以往那样坐在床沿上笑呵呵地看着我：“妹妹，篮子里有吃的，你自己去拿吧。”她僵硬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张薄薄的被单盖住了她单薄的身躯，脸也被一块红白相间的毛巾罩了起来。有很多人围坐在周围，哭声惨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太，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生死。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长大，开始懂事，断断续续地听说了很多关于阿太的事情。媳妇对她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在那个消息闭塞的小村子里有一种说法：老人活得太长，儿孙便会身体抱恙。她儿子身体一向不好，媳妇便把所有的怨气都怪在她头上；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又变得锱铢必较和吝啬：媳妇嫌她吃得不多干活，又嫌她老是偏袒另一个儿子家……

那天她给的粽子是从媳妇挂在后院的篮子里拿的，也许她媳妇也早有预知，阿太会把粽子给别人家的孩子吃，于是在出工的路上她又折回来，她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猜想。结果事情跟她料想的一模一样，就这样心里积压了好久的怒火终于有了发泄的理由，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无法想象那个夏日的午后，为了这一只粽子，那个媳妇是如何把她的头往墙壁上撞，嘴里是如何骂她“老不死”的，我也想象不出来，那个午后，还发生了怎样不堪的事情。我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阿太又是怎样萌生了活不下去的想法——终于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她喝下了大半瓶的甲胺磷，她走得如此决绝，毫无留恋。那是一九九五年的冬天。

如今，阿太逝去已经整整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斗转星移，时间摩挲过我对阿太所有的记忆，只有那对她亲手打造的耳洞一直陪伴我左右，多年来不离不弃。看到它们，就自然记起她。

今夜，晚风拂过微凉的窗台，回忆又一次润泽了我的双眼，隔着悠悠岁月，阿太，我似乎依旧能够听到你坐在床沿上笑意盈盈地对我说：“妹妹，篮子里有吃的，你自己去拿吧！”

阿太，如果你能活到现在多好！我已经有好好报答你的能力。可惜，整整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是我们再也无法逾越的鸿沟。不知道，在那一头，有没有过端午的习俗，有没有清香袅袅的粽子？那么就让我在这个节日来临之际，伴着夏夜的如水凉风遥寄一瓣心香：阿太，端午安康！

艺术蕴含激情，文学讴歌时代

——读《疫情中的婚礼》

□ 陈年兴

《疫情中的婚礼》是继《农家女》后，褚亚芳和文坛耆宿陆扬烈联袂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其中的抗疫诗歌和小说，再现了庚子年初，在寒风冷雨中，人们和新冠病毒展开的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书中，《一个举报电话》，使得《庚子年的春节》不再平静。原本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代之以紧迫繁忙而又同仇敌忾的与病毒的殊死搏斗。而《疫情中的婚礼》，则展现了一幅幅令人热血沸腾、惊心动魄的全民抗疫画面，尤其是，一家四口从湖北归来，引发了一场地毯式的排查，目的是切断病毒传播，防止交叉感染……那一个个日日夜夜，有多少人奋战在寒风中，原本是和亲人团聚阖家欢乐的节日，却在外奔波彻夜不归，甚至有人累倒在工作岗位上。《母亲的心愿》中，做医生的儿子为抢救病人，不幸感染病毒离开人世。母亲强忍悲痛，把原本给儿子结婚买房的存款捐献给疫区人民。显现，《疫情中的婚礼》与《刑场上的婚礼》是一样的壮怀激烈，一样的勇于担当，一样的为了人民而义不容辞……白衣天使逆向而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疑更令人肃然起敬。

对近年来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予以讴歌赞美。出于女性的细腻周密，作者善于用确凿的数据和翔实的事例，把一幅幅新农村翻天覆地的变迁图卷，呈现在读者眼前。在《浙北乡村，与沪同城》中，介绍平湖地处浙北，河网纵横，既为农田灌溉、水上运输带来便利，又易造成洪涝灾害，使良田受淹，村民出行不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政府就组织人力物力开河修渠，作者一口气列举了当地的12条河名。到2010年，农田又决定修建36个圩区，总投资6.48亿元，受益农田面积28.03万亩，为低洼农田筑起了一道防洪保护圈。

这种确凿有力的数据在“记叙之页”中也随处可

见。说新埭是文化古镇，文化底蕴深厚，历代名人辈出，以何为证？“仅明代以来就有进士28名，举人27名”。介绍民间艺人、退休教师于照法抗疫事迹，也是以数据和事实为证：创作抗疫剪纸作品68幅，制作农耕文化手工制品56件，用彩线在白布、竹匾上制作绣品13件，酒坛上绘画24幅，编辑《红梅》抗疫小报43期。通过这些数据和事例，一个可亲可敬又心灵手巧的老艺人形象便跃然纸上。

和《农家女》一样，这部作品的语言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尤其在方言类的平湖软子书和小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发挥。“眼珠子一眨，老母鸡变鸭”，“尖研头碰着斜披头，要触霉头”，“钞票看塌木佬佬”……读着这样的文字，年青一代可能会觉得新奇有趣，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倍感亲切，记忆瞬间复苏，往事即刻重现。而周阿花、庄大姐、李阿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似曾相识，如在眼前。采用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方言俚语，摘录来自生活、贴近心灵的素材实例，这样的作品自然会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作者还善于用对比手法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浙北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一水之隔的上海郊区。为了解决燃料的短缺，妇女们拿着扫帚麻袋，到金山农村扫竹叶拾花壳，男人们则摇船到上海枫泾等地备煤渣。而当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往往拿到上海市场去卖，也每每是历尽周折与磨难。而现在沪浙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相差无几，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前者。如今，当地经济的腾飞，市场的繁荣，美丽乡村的建设，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前来观光游览甚至安居乐业。对浙北农村的这种喜人的变化，作者在散文《谈“网”说变》、《衣食住行巨巨变》、《庄稼人的幸福》中都有生动描述。阅读这样的文字，相信读者也会为如今富足优

裕的生活而感到欣慰与喜悦。

而在《缅怀祖母》、《我的父亲》、《母爱无边》等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亲情的弥足珍贵。好品质代有传承，又在感恩与激励中，让温情的时光如水般慢慢流淌……希望作者笔下的文字，也依然带着乡野的气息，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